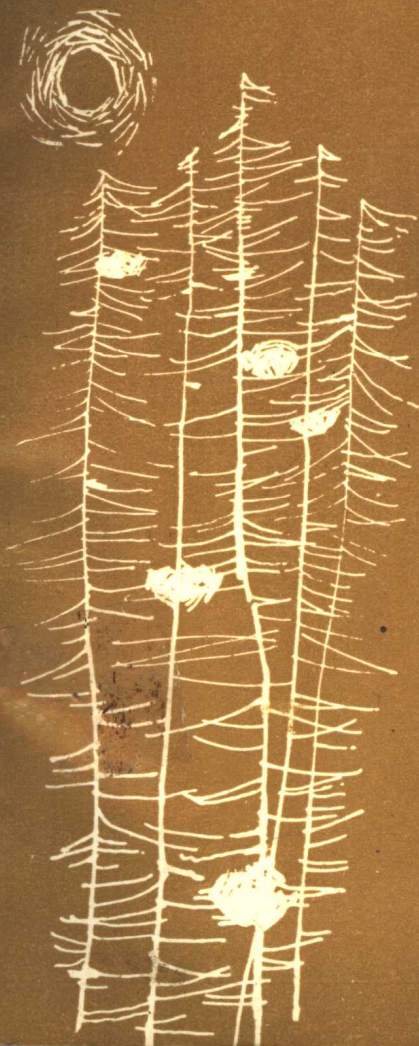


公主的女儿

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·潮汐文丛

赵大年



花城出版社

公主的女儿

赵大年

(潮汐文丛)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3插页 150,000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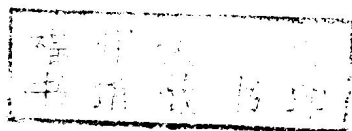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261·438 定价 0.89元



赵大年

公主的女儿

花城出版社



可喜的开端(代序)

宋 汎

在当今文坛上，赵大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然而，许多人只知道大年是搞电影剧本的，对大年的小说却所知不多。在较长的时间里，我自己就是这样。

在电影剧作方面，大年是多产者，短短的几年里，已经有六七个剧本搬上银幕。大年向我讲过他的心情，五十岁的年纪，已经满头白发，才获得较好的创作机会和条件，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，他怕辜负组织上和朋友们的期望。于是，为了创作，他四出奔波，夜以继日。我也知道，对大年的电影剧作的评价是众说不一的。但是，他那种急于多写、多出成果的心情，我是理解并且赞赏的。

据我所知，大年已经搬上银幕的几部剧作的质量是不平衡的，有得奖并获得称道的作品，有一些平平之作，也有的受到过评论家们的批评。我不大懂电影，对大年在电影剧作方面的优劣成败说不出准确的意见。然而，看过大年的几部电影，也产生了一些印象：大年在剧作方面是有才华的，作品中不乏巧妙的构思，生动的情节和动人的情趣。尤为可贵

的是，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有较强的时代感。但是，可能由于过于匆忙，有些作品也确有粗糙和浮浅之处，缺乏深刻感人的力量。作为同志和朋友，我想劝他写得从容一些，慢工出细活，这是一条朴素的真理，希望他下力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。

和大年谈心是可以推心置腹的。他为人比较随和，没有某些同志身上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优越感，能听得进不同意见。我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表示首肯。随即又说，搞电影剧本的难处太多，他想改变过去的做法，今后以写小说为主。

对他的这个想法，我没有表示反对。可是由于在此之前，我甚至不知道大年曾经写过小说，更没有读过大年的小说，心中也就自然出现一个问号——对大年来说，这种改变是不是经过慎重的思考，是不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抉择呢？

随后不久，我读了大年发表在《花城》上的中篇小说《公主的女儿》，我的疑问冰释了，可以不带夸张地说，这是一篇不很多见的佳作。作品中所展示的，无论人物的塑造，语言的运用，故事的构思，以及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地方风情特色，都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才能和功力。没有这种才能和功力，仅靠小聪明和一时的灵感闪现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。这部作品所描写的，是历史上已经覆灭了的清王朝皇室后裔的生活，作品通过一家三代人不同的生活际遇，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，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教训，思想内涵比较丰富、深沉，触类旁通，使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。作品

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，尤其人物刻画上颇见功力。祖孙三代七八个人，每个人不同的身份、经历和性格特征，以及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，都表现得栩栩如生，毫无雷同之感。过去看大年编写的某些电影，不知是剧作本身还是导演的毛病，给人一种印象，有时为了追求某种喜剧效果，往往由于夸张过分而流于牵强浮泛，效果适得其反。《公主的女儿》却处理得好，确实有篇评论文章所说，它“寓庄于谐，奇而不诡，挥毫洒墨，信手自然，无矫揉造作之态，无搔首弄姿之嫌”。^①我认为这些话不是过誉之辞。

为了助我写这篇短文，大年还给我找来几本刊登着他的作品的杂志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只读了《湘江文学》上的《园头》和《上海文学》上的《推销员》。这两个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虽不及《公主的女儿》，却也各有其动人之处，不失为可读的好作品。

读了大年的几篇小说，回头再想他那“今后以写小说为主”的说法，我不感到奇怪了。我现在想，大年的这种说法不是信口而出的，这可能是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甘苦而产生的一种思考，他的这种思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当然，“以写小说为主”，不等于从此就不再写电影。有了合适的题材，成熟的构思，还是要写的，而且我相信，凭大年的经验和才能，今后再写，也肯定会写得更好些。

大年的第一本小说集就要问世了，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上

^① 引自陈国凯《值得一读的好小说》(文学报1982年7月15日)。

是一个可喜的开端。我向他表示祝贺，并衷心希望能陆续看到他的第二本、第三本小说集，希望作品中更多地反映时代的步伐，时代的风貌，而且要越写越好。大年是个热情、勤奋的人，又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知识，在今后的创作中，他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，会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。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

目
录

可喜的开端(代序)

宋 汎

推销员 1

尚未污染的山林 18

九九回亲 52

大哥的脚印 64

工作人 77

园 头 89

马车春秋 108

公主的女儿 131

推 销 员

推销员，这个名词，多年来是跟“生产过剩”、“把牛奶倒进海里”这些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，当电子器械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纪刚要带头去当推销员的时候，厂里局里，上上下下，立刻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议论。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提请刘局长注意：“纪刚是不是又犯了老毛病？”更多的人不肯公开说话，那是因为纪刚此次去上海等地推销电子产品，同时还有另外的内容——旅行结婚。而新娘子正是刘局长的孀居的妹妹、四十岁的副厂长刘燕君。那么刘局长自己是啥态度呢？他没有表态。据说是因为厂子并没有正式向局里请示报告，就自行决定，向全国五大区派出了五路精明强干的、由技术人员担任的推销员，要广泛征求用户的意见，“兜售”积压的电子元件，甚至利用私人关系拉买卖——推销员们给自己在各地工作的亲朋和同学拍了电报，电文大都采用了纪刚的一句口头禅：“为您服务，用户就是我们的皇上！”

在七十年代最后的一个星期日，纪刚开始了蜜月旅行。燕君紧紧地依偎在丈夫肩头。一幢幢高楼，一排排白杨，从车窗两侧退去。出租小汽车在繁华的大街上飞驰。

一个女人的头温顺地依偎在纪刚肩上，还有几缕长发滑进了他的领口，引起一些微微作痒的感觉。啊，这是妻子！自己又当丈夫了……那么，作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当然要爱护妻子……可是，十年前，他爱护妻子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婚啊！……一九六三年，纪刚原本只是一名工程师，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当儿，上级将他擢升为厂长。不懂经济怎能当厂长呀！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经济管理，凭着坚实的外文底子，英、法、德、日，凡是对管理工厂有用的书刊他都读。结果却是……在运动当中被迫离婚！而今天，当他再作新郎的时候，又是那无情的经济法则，驱使他旅行结婚。……前妻李咏琴哀怨的面容不时浮现在眼前。在他的记忆里，那面容比今日的新娘年轻得多……当他狠着心肠宣布离婚的时候；当他毅然决然地撇下妻子和刚满五岁的女儿，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家门的时候，特别是迈出门槛时的最后回头一瞥啊，咏琴惊恐流泪的面容呀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……这是谁的过错呢？不要想，不要问，想不通，问不清……人不是为了追忆往事而活着的！但是，据说，咏琴如今就住在上海，住在纪刚蜜月旅行的头一站。这是谁安排的旅

程？是上帝还是命运之神？不，别错怪神灵吧，这明明是因为电子器械厂走进了“死胡同”，这旅程是我纪刚自己选定的呀！……偌大的一个现代化的电子器械厂，竟然靠贷款来发工资了！产品不对路，大量积压，连电子供应公司也没有流动资金再收购这些“长线”产品了；新设备进口两年了，没有厂房，也无需乎安装……青年工人打架玩，车间干部打扑克玩，财务科却要每年向银行交纳两万八千元利息！本厂应调工资的名额被取消了，职工怨声载道，原任厂长躲进了医院。就在这时候，电子工业局的刘局长到厂里来了，宣布了纪刚担任厂长的任命。这是党的信任，也是全厂职工希望的寄托啊！过去十年的坎坷经历，包括三年劳改，三年看仓库，三年当采购，使他从各个角度看准了本厂经营管理上的弊端。今日复出，心中有数。他在厂党委会议上征得了多数同意之后，立即“砍”掉了七项“拉腿”的“长线”产品，腾出了人手，派出了五路推销员，决心在八十年代即将来临的时刻，大刀阔斧地闯一闯，争它个产销对路，把这一盘“死棋”下活！然而这种作法的主要反对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刘局长的妹妹——此时温顺地靠在纪刚肩头的副厂长刘燕君！

出租汽车停在了一家银行的营业处门前。纪刚这才想起是自己吩咐的，去机场的途中要在这里支取一笔差旅费。司机问要等多久？他说很快，就和燕君一起走了进去。

出纳员给他点付钞票的时候，点了一遍，又用手指沾着湿海绵重点一遍，然后递给女会计再点一遍。燕君有些不耐烦了。纪刚却睁大眼睛看出了门道：“会计同志，假如有一

台自动清点钞票的小机器，放在你的桌上，又快，又不出差错……”没等他说完，出纳员先笑了：“那敢情好！您知道哪儿有卖的吗？”纪刚摇摇头。女会计也说话了：“就是嘛！我们早就提过要求，经理叫我们找，只要有，马上买。可是问来问去问不到。”

纪刚的眼睛闪光了：“好办！我们厂可以制造。这很容易呀，燕君，你说是不？……不知道批量？”

女会计脱口而出：“批量？你就看看全国有多少个银行营业处吧！”

纪刚已经跑进了高柜台里面，笑容满面地拉住女会计说：“我是电子器械厂的推销员，我们厂的产品，价廉物美，经久耐用，包修包换。满足用户的需要，就是我们的天职！你就是我们的皇上！请你现在就领我去见见经理吧。”

女会计乐得合不拢嘴，就象拉着一位喜剧演员似的连说带笑地跑向经理室。燕君却被丈夫的“即兴表演”惊呆了。她万万没有料到纪刚还有这份儿相声演员的才能。七年前她就认识纪刚了，虽然那时纪刚已经离开工程师的岗位了，但工程师那温文尔雅、含蓄内秀、沉默寡言的书生形象并无改变。怎么转瞬之间这位书生就变成了一个口齿伶俐、诙谐戏谑、嘻嘻哈哈的推销员了呢？难道学者可以变成商人？在燕君看来，推销员与商人、赚钱与资本主义之间，从来就是可以划等号的。她真害怕纪刚因此而再犯错误啊……

事情竟然如此简便，正当燕君还在犯疑惑的时候，纪刚已与银行经理谈妥了研制“自动点钞机”的买卖，并且打电话

通知了坐镇工厂充当后盾的齐副厂长，当天就派技术人员前来详细询问用户的要求并进行设计。经理还愿意预付一笔贷款作为试制费哩！纪刚哈哈大笑地说着：“好主顾，反正你们银行有的是钱！”可是燕君听到这个刺耳的“钱”字，身上简直要起鸡皮疙瘩了。

纪刚喜气洋洋地拉着燕君跑回汽车里。燕君见他乐得象个天真的大孩子，不觉一阵心酸，也不好与他争论什么了……。

二

当他们乘车赶到机场时，离起飞只有十分钟了。可是出租汽车的司机还在计算应收多少车费，包括里程和在银行等候的时间，写在纸上，又加又乘。燕君急得直跺脚。纪刚却对司机的笔算发生了兴趣，问道：“要是给你的车上装一个自动计算价格的仪器，你一定会高兴吧？”

司机眨眨眼睛：“我车上有个里程表，只要把它改造一下就行吧？车上还有电源。”

纪刚笑了：“对，把里程表改装成自动计价器！”

燕君此时已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，扔到车座子上，也顾不得找钱，拽了纪刚就跑，急得直嚷：“别误了飞机！”

跑进候机厅，他俩立刻去办理登记手续，这才看见了通知：班机因气候不佳晚点起飞。燕君松了一口气，刚坐在皮沙发上，出租汽车司机已追到面前，送来了应找回的零钱和

收据。纪刚拉他坐下，又兴致勃勃地谈买卖了。

他们对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叫魏希平，是一个研究所负责激光项目的副研究员。他正在低头看画报，听见纪刚的谈话，抬眼端详，哎呀，原来是他呀！魏希平的心脏猛然“怦怦”直跳，连脸带脖子都涨得绯红。他已认定了对面自称推销员的人正是自己的高班同学。而使他心悸的却是另一件严酷的事实：纪刚正是自己妻子李咏琴的前夫！……是不是应该立刻用画报遮住自己的脸，然后就悄悄离开呢？……可是又为什么要回避呢？

对面的出租汽车司机在说：“要签订合同，得找我们经理。哦，我该走啦，要是超过了十分钟，又得向您收费啦！”他站了起来。纪刚哈哈大笑：“当然，当然！谢谢你呀，小同志。”他握住司机的手，忽又扭头问妻子：“燕君，干脆咱俩再坐上他的车，到出租汽车公司去一趟好吗？”

燕君拽住纪刚，她确实有点不高兴了，用埋怨的口吻说：“你呀，真是个工作虫！哪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在一天之内干完呢？何况这种事……别误了去上海！”

司机微笑着走了。魏希平大略瞧出了纪刚与燕君的关系，心中一喜一惊。喜的是纪刚可能又有了妻子；惊的是他们也要去上海！而自己正是回上海去探亲的呀……。

纪刚也认出了魏希平，惊叫起来：“啊，你！没想到……二十多年没见啦！”他握住了魏希平不冷不热的手，又松开了。这真是一只毫无感情的手，没有反应的手，血液也不流动的手哇！在这一握之间，纪刚已经感触到了对方的戒心、隔

闷和不安。他知道咏琴嫁给了希平。如果是在普希金时代，这两只手将持枪决斗！而今天，纪刚的心绪一下子全都被搅乱了……十年的往事，又象只小鹿似的在心头乱撞。对面站着的魏希平是没有过失的。是我纪刚自己坚决要跟咏琴离婚的，以后又有意切断了一切音信，正因为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孤立无援，她才是应该改嫁的呀——而这也正是当年在新疆劳动改造的纪刚替她“设计”的唯一“合理方案”！现在，一切都变成了历史……。

魏希平是没有过失的。他喃喃地说着：“纪刚，祝贺你，总算平反了，这是我们多年来最关心的事情。”

经过了短暂的冲动，纪刚又恢复了自持力。他相信对方说的是真心话。希平所说的“我们”，当然包括咏琴和孩子，也许还包括别的同学，他们一定曾为纪刚平反的消息而奔走相告！咏琴也是没有过失的。那么，到底是谁的过错？唉，不要想，不要问，想不通，问不清……知识分子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统统加在一起，也许就是会思考。但是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思考和思考什么？把个人恩怨与四化前途放在良心的天平上，究竟哪一头更重呢？纪刚曾经这样衡量过一百次。好了！笑容又回到了纪刚的眉梢。他把燕君介绍给魏希平，又彼此谈了些去上海做什么的话，反正谁也不提往事。魏希平的情绪也稳定了，但他还是把回沪“探亲”说成了“办公”，并且当着燕君的面，绝口不提“咏琴”二字，尽管他很想把咏琴母女的一些事告诉纪刚。

夜幕降临了。燕君陪着纪刚到停机坪的草地上去散步。

机场上的各种信号灯五颜六色，有些还忽明忽暗，诸多变幻，煞是好看。纪刚停住了脚步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判断，这些信号灯是靠人工操作的。”“怎么？”“瞧，他们一定需要一个自动控制的灯光系统。对，这可是咱们厂的一宗大买卖呀！”

燕君对丈夫敏锐的“生意眼”感到吃惊和担忧。在纪刚连推带拉的催促之下，他俩跑上了机场的指挥塔，说明了来意；受到了机场领导干部的欢迎。仅仅用了一小时，他们察看了机场电器配置图，灯光控制设备和操作台，眺望了美丽的机场夜景，并且谈妥了立即设计试制机场灯光自动控制系统的大买卖！

起飞之前，纪刚兴高采烈地又跟齐副厂长通了电话。老齐颇有感慨地说：“好哇，厂长一旦走出厂门，果然捷报频传！是谁画地为牢，把咱们禁闭在官厂里这么多年哟！闯吧，继续闯下去，闯出一条活路来！”最后，老齐有点担心地说，“刘局长叫我补写一份关于往外地派推销员的请示报告，我看，也许是又要念紧箍咒了。不过，你放心，家里有事我顶着！”纪刚一听，急得嚷了起来：“不写！不睬他……你去当面问问刘局长：我们工厂有没有一点自主权？为什么不准生产者跟消费者直接见面？恳请局长不要把我们的手脚捆得那么紧！”他使劲挂上电话，手还在微微颤抖。

燕君更加担心了，小声劝说着：“部里不是很快就要召开产品订货会议了吗？咱们的生产计划，产品销路，如果等上级来安排，是不是更稳妥一些呢？”

纪刚不愿意跟妻子争吵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那还要厂长做

什么呢！”就点燃一支香烟，借以控制感情。

燕君拉起丈夫的一只手抚摸着，想用最亲近的方式提出几个最简单的事实：“现在不是开党委会，我是作为妻子向你提出忠告：咱们厂是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，自己推销产品，包揽外活，搞市场竞争，这不大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吧？”她感觉到丈夫的手又在颤动了，就掏心掏肝地说道：“我哥哥就因为这种事受过批判……那年他病在床上，叫我替他抄的书面检查，至今还装在档案里吧……？”

纪刚使劲抽回了手。面前站着的，是温柔的妻子；耳边听到的，是僵硬的教条。他禁不住地发了火：“你哥哥的档案里，为什么不记载产销脱节造成的巨大浪费呢？你的这种官腔，说起来并不花费什么力气，却可以把几千名职工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！可以把偌大的电子器械厂置于死地！计划，计划，只要看一眼成品库里堆积成山的滞销产品，就会明白关在办公室里下达计划是多么的主观加愚蠢！只要问一问长年累月满天飞的采购员们，就可以揭开供需之间的两层皮！只要你哥哥，还有你，一旦摆脱了保护‘乌纱帽’的庸俗境界，就可以把问题看得一清二楚！”

燕君真没想到，纪刚会在结婚的第一天就发这么大的脾气！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……

三

飞机引擎的隆隆声透进密封舱，变得轻微而和谐，催人